

陳清香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版本與圖像

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是一部經文僅二百六十個字的迷你小典，但言簡意賅，般若思想體系完整，自譯本完成後，代代傳誦不絕，至今佛教徒每日佛前課誦中，是必課的一段。

一般佛教經典，尤其是大乘佛教系列，每部經典總是分成序分、正分、與流通分。如《阿彌陀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妙法蓮華經》等，經文大都均以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……」為起首，其次，再述與會的大菩薩、大比丘僧等成員人數等，此即為該經的序分。而經文的末端，總是以「佛說是經已，舍利弗……聞佛所說，歡喜信受，作禮而去。」作收尾，是為該經的流通分。

但自幼習誦的《心經》，卻是一開經便出現「觀自在菩薩」，然後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……」繼之。既無記載參與法會的人物，也無交代地點。好像一部經，沒有了經文的序品，便直接進入經文的核心。

其實原始梵文《心經》，是有記載釋迦佛說此經的原委的。《心經》，即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全稱《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梵名 Prajn.p.ramit.hridaya-s.tra。自梵文譯成為漢文，史上相傳計有七個同本異譯本，即：

4 | 雜誌 531 期

陳清香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版本與圖像

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是一部經文僅二百六十個字的迷你小典，但言簡意賅，般若思想體系完整，自譯本完成後，代代傳誦不絕，至今佛教徒每日佛前課誦中，是必課的一段。

一般佛教經典，尤其是大乘佛教系列，每部經典總是分成序分、正分、與流通分。如《阿彌陀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妙法蓮華

經》等，經文大都均以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……」為起首，其次，再述與會的大菩薩、大比丘僧等成員人數等，此即為該經的序分。而經文的末端，總是以「佛說是經已，舍利弗……聞佛所說，歡喜信受，作禮而去。」作收尾，是為該經的流通分。

但自幼習誦的《心經》，卻是一開經便出現「觀自在菩薩」，然後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……」繼之。既無記載參與法會的人物，也無交代地點。好像一部經，沒有了經文的序品，便直接進入經文的核心。

其實原始梵文《心經》，是有記載釋迦佛說此經的原委的。《心經》，即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全稱《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梵名 Prajn.p.ramit.hrdaya-s.tra。自梵文譯成為漢文，史上相傳計有七個同本異譯本，即：

第一譯，姚秦天竺三藏鳩摩羅什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》，約譯於五世紀。

第二譯，唐三藏法師玄奘譯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約譯於七世紀。

第三譯，摩竭提國三藏沙門法月重譯《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約譯於八世紀。案，法月，梵名 Dharmacandra，音譯達磨戰涅羅，唐代譯經僧，東印度人，一稱摩提國人，開元十八

(730)年安西節度使呂休林之引薦，而於二十年(732)抵長安，貢獻方術、醫方梵夾、藥草經書，並譯佛經。

第四譯，罽賓國三藏般若共利言等譯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約譯於八世紀。案，利言，唐代龜茲人，名地戰溼羅，字布那羨，曾從西域沙門法月修習內外之學，開元十四年(726)受具足戒，廣研大小乘經、梵書、漢書、西域語。開元二十八年，隨師法月入長安，以方藥本草呈玄宗，參與《般若心經》之翻譯工作，開元二十九年隨師法月西歸。天寶十三年(754)再度東遊，次年，入武威，住龍興寺及報恩寺，助不空譯經。貞元四年(788)，任職譯語。次年隨侍般若三藏，任《那羅延經》之翻譯。

般若，北印度迦畢試國（罽賓）人，七歲出家，十二歲受具足戒，二十三歲至中印度那爛陀寺，遊南海諸國，建中二年(781)抵廣州，旋入長安。貞元六年奉命出使加溼彌羅，受賜「般若三藏」之名及紫衣。

第五譯，唐上都大興善寺三藏沙門智慧輪譯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約譯於九世紀。案，日本天台宗第六祖圓珍，於 853 年赴唐，在長安等地居五年，曾從般若怛特羅學兩部密印，又從智慧輪三藏習受兩部祕法。

第六譯，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譯《般若波羅蜜多心

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版本與圖像

經》，約譯於九世紀。案，法成，西藏譯經師，藏名 Chos-grub，生於後藏達那，為吐蕃貴族管氏家族後裔，幼年生長於敦煌，嘗住西藏果耶寺，任吉祥天王之翻譯官，封號為「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」，曾將二十多部漢文佛經譯成西藏語，會昌二年(842)，法成住甘州(今張掖)修多寺，譯出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流傳於敦煌一帶，敦煌石室藏有此譯本，被稱為「敦煌石室本」。

第七譯，宋代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臣施護譯《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。約譯成於十世紀。

案，施護，梵名

D.nap.la，宋代譯經師，北印度烏填囊國

(Udyana)人，世稱顯教大師。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(980)，與北印度迦溼彌國之天習災三藏，同抵汴京，駐錫於太平興國寺之譯經院，致力於經典之翻譯。

一般流通於大眾，每日課誦的文本，大都是依據以上七個版本之中的玄奘譯本。而玄奘譯本與鳩摩羅什譯本，都是開門見山的以「觀自在菩薩」為開經，但其他五譯本，卻都詳實地記載了此經的前緣，如天竺沙門法月所譯的《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卻很完整地說出：

如是我聞，一時，佛在王舍大城靈鷲山中，與大比丘眾滿百千人，菩薩摩訶薩七萬七千人俱。其名曰：觀世音菩薩，文殊師利菩薩，彌勒菩薩等，以為上首，皆得三昧總持，住不思議解脫。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在彼敷坐，於其眾中，即從座起，詣世尊所，面向合掌，曲躬恭敬，瞻仰尊顏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欲於此會中，說諸菩薩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，唯願世尊聽我所說，為諸菩薩宣祕法要。爾時世尊以妙梵音，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：善哉善哉，具大悲者。聽汝所說，與諸眾生作大光明。於

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蒙
佛聽許，佛所護念，入
於慧光三昧正受。入此
定已，以三昧力行深般
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
蘊自性皆空。……

從經文內容中，便可
得知，世尊說經的地點在王舍城，與會的大比丘有百千人，(依施
護的譯本，謂比丘千二百五十人)大菩薩七萬七千人，其中上首的
菩薩為觀世音菩薩，文殊師利菩薩，彌勒菩薩等，而觀世音菩薩
卻在此時，向佛請示欲對大眾宣說，自己體悟的《般若波羅蜜多
心經》，經世尊首肯後，觀世音菩薩便開始宣祕法要。

經文至此，法月譯本便進入與玄奘譯本相同的內容，而從
經文文字內容中，便可得知，整部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包括
咒語等，都是觀世音菩薩說的法，全經舉出五蘊、三科、十二因
緣、四諦等，濃縮了內容龐大的《般若經》，總歸結為諸法皆空
之說。尤其是揭櫫了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至理名言。

在經文的正分中，觀世音菩薩多次呼喚佛弟子「舍利子」，
在鳩摩羅什譯本作「舍利弗」，舍利弗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，梵
名..riputra，自幼形貌端嚴，及長，修習諸技藝，通曉四吠陀。
早年與鄰村目犍連交，投外道出家學道。後遇佛陀，遂與目犍連
各率弟子二百五十人同時詣竹林精舍皈依佛陀。歸佛後，隨從佛
陀，輔翼聖化，被推為上首弟子，智慧第一，引薦須達多長者皈
依佛陀，捐建

園精舍。曾與目犍連共同阻止提婆達多率五百比
丘的破壞僧團計畫。晚年先佛入滅。

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版本與圖像

一般佛經，在經文的末段，總是由佛終結，但鳩摩羅什譯本及玄奘譯本，到了「即說咒曰：羯諦羯諦，波羅羯諦，波羅僧羯諦，菩提娑婆訶。」便嘎然而止，沒有了下文。

但其他五譯本，卻有總結，猶如一般經文的流通分，五譯本中，般若與利言所譯的譯本結語是：

如是舍利弗，諸菩薩摩訶薩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行，應如是行。如是說已。即時世尊從廣大甚深三摩地起，讚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：善哉善哉。善男子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說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行，應如是行。如是行時，一切如來皆悉隨喜。爾時世尊說是語已，具壽舍利弗大喜充遍，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亦大歡喜。時彼眾會，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

七個譯本之中，以玄奘本流通最為廣遠，是故以此二百六十字，為創作主題者，代代不絕。創作的方式，多數是抄經文、寫經文、刻經文、鑄經文等。因此刻在石碑像上，歷代經幢上，屢有發現。

例如：台灣現存最古的佛寺梵鐘為懸掛在台南開元寺大雄寶殿上的梵鐘，此鐘高四尺五寸(137公分)，直徑三尺五寸(106公分)，重一千六百觔，是一外型接近宋式的窄口鐘，外圍刻有波形圖案，有「康熙乙亥年孟春鑄造」的年款銘文，相當於康熙三十四年正月。

銅鐘表面以突出的橫直線條，劃分全鐘成上下二個區段，每區段內各分成五個方框，框內各有銘文，上區段第二、三、四框的銘文，便是題鑄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經文。(見上頁插圖)

下頁插圖中，邱忠均的版畫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正中一

尊雙手合十的觀世音菩薩，觀音的袖口又伸出多雙的手臂手掌，就刻紋看來是屬於結跏趺坐之姿。而黑色觀音像四周，卻是刻滿了自「觀自在菩薩」起，至「菩提薩婆訶」的經文，一字不漏。通幅看來十分平整樸

拙，反映出虔誠的願力。

封面所示為果梵法師所畫題為「火燄化白蓮」的觀音，畫中觀音菩薩頭挽高髻，髻前鑲化佛寶冠，面相端莊，項上圓光。菩薩身上以長帶、長袍、肩巾、長裳等層層披掛。菩薩一手傾淨瓶，一手輕握白蓮花，雙足站在彩色雲濤或燄光之上端，顯得體態輕盈，狀若舞蹈。菩薩像身旁兩側塗成黑色，以襯托主體及環繞身前、身側的紅色火燄，菩薩身前為一蓮花池，朵朵蓮花，田田荷葉，雖有火燄，但已令人感受到一片清涼。此幅正闡述著「度一切苦厄」的觀音願行。

封底為書法家林隆達先生的金字楷書《心經》手卷，工筆細緻，手卷卷首的「心經」二字，以篆書體表現，筆力老練，扉頁上的「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」圖像，更見精美，值得細心賞玩。

